# 游藝塾續文規

梯々然爾識荊石王老師並識
辱有云世有太歌亭習丐不蘇
代主司之程士其有不撓喉讀識
也在手其心者以識弘之文課字
之妙詩之字雕句鑽劉勰辭子百

々嗟餘見謂拂牧豈圖自為諸
二氏嘉敢也維皇在以手謂不
迨今太平盛理如日方中
加隆棫樸弘振典謨久道之化且

淡士甫其拔與元年孝淺之付
得不日題於文字且因業取不怨
之三代勞萬不容以進自不得後藝合
蘇鋪水之高遠如赤命去赤士祥識藻
家學以編遺溜之願家諸子二氏術

等不說予以糟糠麴糲屑饌無取焉
實又不能自抱緒論識以明不能矣今
之言能士亦有能與恕不能好老師
有能俯風會之隨於文家之中
師者多又有能不業述諸子百家政

引申

十六載宦豪傑向廣東李故里
老師於斯乃今日都士之指南矣
其語文之標準如國語述其意以爲引
賜進士出身前奉
勅贊理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

畫措朝鮮兵政加四品服兵部職方

司主事袁黃撰

# 游藝塾續文規目録

第一卷

論文

陽明王先生論文

守溪王先生論文

荆川唐先生論文

昆湖瞿先生論文

第二卷

論文

鹿門茅先生論文
虹臺沈先生論文
儆弦徐先生論文
靜臺杜先生論文
青螺郭先生論文

第三卷

論文
了凡袁先生論文

第四卷

論文
了凡袁先生論文
第五卷
論文
了凡袁先生論文
第六卷
論文
涇陽顧先生論文
無障吳先生論文

思白董先生論文
維山王先生論文


第七卷

論文

洪陽張先生論文
定宇鄧先生論文
月峰孫先生論文
具區馮先生論文
濼沖蕭先生論文

九我李先生論文
玉蟾袁先生論文
石簣陶先生論文
霍林湯先生論文
鄰初顧先生論文
明龍鄧先生論文
寅所周先生論文
如崗陳先生論文
象山邵先生論文

蓮嵩孚先生論文
宇泰王先生論文
寓庸黄先生論文
太初董先生論文
两湖劉先生論文
第八卷
論文
武林卿論文
第九卷

論文
武叔卿論文
顧仲恭論文
陳仲敳論文
第十卷
癸甲
破題
第十一卷
癸甲

承題
第十二卷
癸甲
小講
第十三卷
會試
正講一
第十四卷
兩京鄉試

正講二

第十五卷

浙江江西鄉試

正講三

第十六卷

福建鄉試

正講四

第十七卷

湖廣河南山東鄉試

正講五

第十八卷

山西廣東陝西鄉試

正講六

#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一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啓若思甫訂

嗣男儼紹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仝校

舊日文規首列論文諸款皆係唐宋諸名家論古作之說余輯我

朝前輩論舉業者彙而列之以便

## 王先生論文

### 示徐曰仁應試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沒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

事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

精自明定心氣然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

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書中天閣勉諸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予來歸咸集于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輙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

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

務在誘掖奬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

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于此亦無益矣秀才之不能不做時文猶農夫之不能棄耒耜也既做時文必須有箇真種子時時求致吾之良知使胸中

無纖毫鄙穢之氣然後執筆為文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只在尋常日用中我方寸內無不具足不必遠去尋求但能收斂元神下筆定然不凡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正憲辟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来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悌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

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已不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時文要溫柔典雅彼果能謙退則心必平氣必和發之為文亦溫順妥帖而無叫號怒厲之習汝曹勉之敬之

論聖學無妨干舉業

錢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寔讀書城南其父心漁翁往

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携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擧子業無時不習其父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其父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擧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

於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適借客弃而來則諸債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弃勞作一宴人而已是求無益于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楩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其父聞之笑曰打㲯得七寸矣

守溪王先生論文

與顧生書

拙稿皆窗下漫筆當時雖據一時所見尚落言詮所

謂法華轉也大抵舉業雖非上乘之文然以存真寔之心思發聖賢真寔之教誨須將種種嗜慾盡情拋捨種種技倆盡情抹殺而一意于文專心凝習用工久之自有覺悟至于有悟自我知之自我言之雖以盡語之人即語之亦不過因言寫意若其端的非功與已齊亦未可以想像而言解釋而得也故鄙人前日之文皆夢中囈語每一撿閱即赧然汗顏輒欲棄法而乃以之災木過矣

荅朱陽伯書

某幼承父師之命學作時藝鄙性素無他好得專意于學初將先輩舊作及諸程墨一一講解而習之卒不肖次將左國老莊之屬句句而模放之亦不肖蓋肖與不肖其機常在倏忽微渺之間任之則成馳騖執之則拂生機於此調停緩緩乎若可以上進而聯登科第遂棄去不復習志欲達而忽止功未竟而步驟常以為憾而來書乃稱奬太過意者非情乎

示館中諸生

汝輩做擧業須先打掃心地潔潔淨淨不使纖毫掛

帶然後執筆為文不論工拙定有一段蕭洒出塵之趣縱不能為祥雲甘雨斷不落沴氣中去故平日覺胸中有鄙穢牽纏如眼中釘時刻無可留停無可替換自朝至暮如絲過紉斬釘截鐵不得纔是真做舉業者若不理會自已而專于觔時文上東塗西抹雖能竊取科第終非上乘舉業而况科第又未必得哉

答温道甫書

世間衆藝如擊劒習射寫字博奕之屬不遇明師指點終不得其妙處况舉業文字以古昔聖賢僅存之

言論而描寫其精神所謂進乎技者也豈可自是自高而不就正于作者之門乎大率學業之不工由師友之不立師友不立由勝心未除而取善不廣也古之人有友一國之善士者矣有友天下之善士者矣今同居一邑或同生一家而不能取益纔能遣詞便自負以爲極則此人品之最陋最可鄙者也吾友不遠千里而求教于予此真有志之士僕所長而敬焉者也

答陳直卿書

文有源委非人所能強為也夫子不云乎辭達而已矣是辭其後也將以達意〻寔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辭不足意無所於至譬之于水混〻有源以出之矣然後舂撃而為濤滂涵而為淵迅駛而為湍縈洄而為瀾衍迤而為波光浮紋蹙淙瀸洑射隨其所遇各效奇巧以盡變態而又晶融澄徹不入滓穢至其經流之連絡又且曲屈往復自源達委靡有斷絕使人迫而觀之心神眙曠徘徊而不能舍夫文之不可強為也何以

異于是前輩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寔見此理之流行橫斜曲直小大清濁無所不在於是觸幾發微或緣彼而歸此或即顯而探微細則取巨巨則取細常藏于變變藏于常紛紜轇轕不可終窮雖欲不為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工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兄之文脫去往日蹊徑驟驟上進而造辭之工則沉滯穠腴句殲字刮使讀者停思而後能悟其措意以此

自娛則可以此應試則非利器矣至于孟子諸作立論正大無復可議獨欠專欠斷時復野戰雖多淵瀾却于經流不免分潑其勢此僕之所未滿也

## 答張元夫書

夫文非蕤也本之吾心而發之于言不可偽為也故看書明白則詞措而理顯養得深厚則興至而格立神定者其力專理精者其意徹學也而文在其中故論文即道也執事之文字字中肯綮句句發妙義然而終非本色語蓋以時文為時文而不以我去為時

文終日翻來覆去只是幾句舊時文中說話未嘗自闢一乾坤自鼓一爐冶雖竭精殫力終不能出人頭地也

又

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示人者也漢儒始為訓詁止釋其字而未嘗闡其義也宋儒變為傳注專主闡發義理而孔孟之意有十不得一二者矣王安石以經義取士我朝因之又變傳注為講說而相違轉遠今日應試之文則又變講說為詞章而於聖賢

立言之旨有茫然不測其故者矣譬如賣乳者初時真乳也既而和之以水然猶乳九而水一也久則乳少水多矣又久則純水而無乳矣蓋六經真乳也漢儒之訓詁則和之以水矣若講說則水多乳少至于時義則純水而已矣故吾輩為時文不可翻閱講章亦不可專主傳注須澄神定慮先將經書正文從容諷繹務要見古先聖人立言之意看得明白然後以胸中之真見裁而為文則不期精而自精矣

荊川唐先生論文

答茅鹿門

文章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古今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雖或疎漏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第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俗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為文章其于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

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
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
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
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
以來其較聲律雕文句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
如沈約苦郄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
齪滿卷累牘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
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

荅俞教諭

夫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真有萬物一体之志則
雖從事于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為義塗也若使有獨
為君子之心則使從事于餙躬厲行以退處未嘗不
為利塗也經篆策試之陋稍有知者莫不深動之矣
雖然春誦夏絃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固未嘗去
誦與書也苟無為己之心則絃誦禮書亦祇為干祿
之具苟真有為己之心則經義策試亦自可正學以
言昔人妨功奪志之辨此定論也至于以舉業為教
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呂伯恭以舉業教浙

中而朱子以書規之伯恭荅書以為若不開此一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僕嘗誦而竊嘆以為此極是前輩苦心非特後之人未能知雖當時同志者亦未能盡知也僕年來則已決意絕去舉業之教矣而猶瑣瑣為執事言者蓋亦自知今之不教舉業未為陋而向之教舉業未為粘帶也今之不教舉業未必足以閑人之利途而向之教舉業未必不引人一二于義途也至于道德性命技秇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秇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秇秇非

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于六埶之間非特以寔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蓋時義雖卑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埶之精處即是心精埶之粗處即是心粗非二致也但古人於埶以爲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寔而令人于埶則以爲溺心玩物爭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爲埶與德之辨也僕所頗埶事之於諸生即舉業之中而示

之以窮經反躬明理着已之路而黙消其干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德行道誼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逆而阻之也

答蔡可泉

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可傳惟其精神亦盡于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為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獻𡚶筆舌只

是幾句老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徧有何新得可以開理道而裨世教者哉

與二弟正之

行者居之形迹各別然理道無二致也日用功夫亦無二致也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謝遣世緣澄徹此心或止游玩山水笑傲度日是以有限日力作却無益靡費即與在家何異汝在家若能忍節嗜慾痛割俗情振起十數年懶散氣習將精神歸併一路使讀書務為心得作文務從心中流出則與在山何異艱哉

艱哉各各努力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已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檢點自家病痛蓋所惡于人許多病痛若真知反身則色色有之也

答廖東雩

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究養神明以探其本源浸淫六經之言以博其旨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進矣

與張本靜

令兄質地近樸愧不能有以開發之且抱病亟歸又不能久相與也然家庭兄弟間有餘師矣至舉業一節似亦未嘗苦心其間今但令其讀古儒先之書反之于心稍稍窺見理路然後轉向舉業上去庶乎其不差耳

答姪孫一麐

得來書言吾姪孫之病在心惻惻不能專精致神溺書冊發技能以為養身養心之累此說誠是若使盡捐書冊盡棄技能兀然槁形灰心亦非大難事而精

神無凝聚處亦自不免暗路漏洩若就從讀書作文中將此心苦煉一番使讀書而爆火不生作文而妄念不起亦對病下針之法未可便廢也爆火不因讀書而有特因讀書而發耳妄念不因作文而有特因作文而發耳既不因讀書作文而有則雖不讀書不作文亦安得謂之無乎

## 與馮午山

必秀才作文不論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如有真精神雖拙且滞必是英俊奇偉之士不然雖其文燁然

斷非君子公考試看文不必論奇論平論據論淡但

然々窺其真精神所向如有說理有用意必是真實

舉子如無理無意而但掇取浮華以眩主司之目必

是作偽小人此是閱卷大關鍵洪方洲傳示濟南李

直文字全無一毫理意而但掇拾古人奇字俊語以

馬莊嚴黄口學語未成固無足怪且崆峒強魂嵩爾

與草附木為祟世間而輕薄後生欣然依附之以為

文章當如是不務自得而惟拾古人殘魂舊魄以自

相標榜此可以欺衆人而不可以欺豪傑也

## 答袁坤儀

自杭徃越得吾弟相依殊不落寞所講諸題皆一時信口說話吾弟遂筆記而傳錄之極見好學之篤六經之言皆是古昔聖人以其心之精微形之副墨者不可全靠他人講貫亦不可依稀恍庶須先心塌地拋棄萬緣下數月先功朝夕涵泳忽然有省便有入頭處既有省悟而後觀前輩講章與先儒傳注皆是夢中說夢故善讀書者當借傳以明經不可驅經以從傳當尊經而略傳不可信傳而疑經千萬記取

二

昔王蔡二子從幼同學並不相離其學識亦無上下偶隔旬日不相見而王之識見議論頓覺長進蔡驚詰其師々曰彼不見異人必見異書矣蓋人心中道理雖各具足不觸發則不能長進今世求異人固難得若楞嚴維摩圓覺諸經皆所謂異書也不但東坡蘇公之文于楞嚴得悟我於禪書不止此三經涉閱頗廣自知得益甚深吾弟於世情頗澹今將一切閒書盡從屏省只將此三經從容熟玩句々要透悟求

心字々要消歸自己倘於誦持理會忽然踏着娘生鼻孔一言會意通身汗流耳目口鼻雖然舊時一樣而聰明智慧盖天盖地已非舊時人物矣此是老夫試驗良方君能信受决不相賺

三

古聖賢教人雖一曲執未嘗不與心學相通能以養心爲主時々刻々收攝精神向裏然後從而讀書作文會其理于語言文字之中而獲其趣于耳目見聞之外所謂遡流而尋源也此間朋友頗衆求其如老

弟之相信者甚少求其信而能行如老弟者尤少故日望老弟出山上以報國家下以光吾黨今歲場中聞已中式而復黜不勝快快然身之顯晦命也不可得而強也道之得失則存乎其人不可得而諉也願吾弟降心源于人所不見之時而委造化于人所共爭之地則心常泰然而所學日進矣

四

相馬者以為肉與骨與神三相稱也不得其肉當得其骨不得其骨當得其神若滅若沒言有神也吾弟

之文已得其神矣間有出入者肉與骨也人之當俱化矣適見王龍谿道吾弟負一方盛名浙中士子俱視為準的吾弟之身正則一方士子俱正否則一方皆頹靡矣正身之道全在收拾真種子此種子人人本具箇箇圓成不從聞見而入不因書史而有須要將一切知見一切情識通行抹殺心心念念晝夜不捨如龍之養珠如雞之抱卵綿綿密密下幾箇月無滲漏的工夫庶可收攝此物而頂立于宇宙之間耳何如何如

昆湖瞿先生論文 門人袁黃手錄

余幼習舉業初時只任意胡做有時馳騁千言有滑寥寥數語有時播弄虛頭有時窘裂邊幅總之皆野狐蹊徑學既不成試輒不利一日偶讀莊子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深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恍然悟為文之法遂屏去筆硯謝息煆神一意涵養性靈以培其塞閉門靜坐三月有餘新正纔上虞山試筆為文便覺輕新流麗迥然出群矣四月赴學考衆取第一諸生閧然五月楊宗師按

取鬋因連捷鄉會而閱吾文者無不稱善蓋文寔不同而所遇因之也

舉業文字不患意見不高不患理路不徹只患心粗氣揚不能雍容大雅以遊于冠冕佩玉之林則亦非利器也吾自靜養後加意收歛日間雖不能不應酬而每以無事處之終日不敢疾行一步亦不敢高聲說一句話即待僮僕亦未嘗輕加捶詈執筆為文必鎮靜舒徐不動聲色不騁材氣而惟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雖不能必工而舂然雅淡

綽有庙堂風度所以試而輙利者以此耳

吾前會元辛丑則林樹聲戊戌則袁煒乙未則許穀壬辰則林春己丑則唐順之吾將五人七篇墨義裝成一帙效蔡虛齋董中峯批點程墨之式字字訓釋枕籍觀之寒不思衣飢不思食而行住坐臥專專攬此貧則讀之而若富困則讀之而若通憂愁拂鬱則讀之而津津以喜久之了了如見前輩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竅其意于筆墨蹊徑之外摠之要

雍容典雅如端人正士垂紳執笏而立于廟堂之上又如張六代之樂于洞庭之野而一唱三嘆悦有餘音又須積之深養之厚得乎心應乎手若輪匾之斵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以臻其妙乎惜乎予知之而未能臻其境也

作文之法只有小心放膽二端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為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放膽非任情恣肆之謂也若以為任情恣肆則踰閑蕩檢無所不至矣蓋人之心體愈檢束則愈脫灑

何也事〻無失而後脫然無礙也愈舒展則愈精微
何也所見廣大而後能入細也小心只從放膽處收
拾放膽只從小心擴充非有二事亦非有二時也
故前輩文字縱觀之則包籠宇宙細檢之則字〻對
針統閱之則貫串古今析觀之則絲〻入細此寔理
也

今之作時義者凡少年未涉世事俗務不累其身家
計不関其慮其文尚輕新俊逸少長漸染世情其文
漸俗至三十四十涉歷既深心肝俱換便不能執筆

為文矣余性無他好大而官府酬應細而僮僕供役俗而來盥出入清而詩畫琴棊一不入諸其心自謂漸染世緣頗輕然眼前種種何事不相關涉何處不藏欲根根固不分清與濁小與大也自靜養百日之後始覺夜氣漸清良心漸復自己真精神時時有透露處白沙公詩云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南赴館時今之習舉業者不敢望甚不失赤子之心但能不失垂髫赴館之心亦可矣

作文須要從心苗中流出句句字字都要作不經人

道語韓退之云戞戞乎惟陳言之務去陸士衡云謝朝華于已披此皆真寔不誑語今之後生專去翻閱腐爛時文託命既專用工愈久嚮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甘心于服鴆而自以為神劑悞矣且以隨用隨足之体而取給于他人口吻之間至樂不尋至寶不惜而惟拾殘羹棄唾以為活命之資如失路人之忘歸如喪家子之乞食吾見其流離奔逐而倫胥以死也豈惟如此纔遇一題輒取舊文以為式樣初時以為省力不知耳目增垢心志轉昏自家本來靈知

反被封閉不得出頭即能成文都是奴才家數不能自作主張矣

文者心之聲也故閱其文可以知其人吾初未識荊川方山之面而但讀荊川之文根據理路正大明顯則想見其人必樂道坦中智在物先者也讀方山之文奥塏迅發沉着痛快則想見其文必高睨濶步眼空一世者也已而得接其人各如其文焉然荊川墨卷和平雅澹極有廟堂風度而所刻窓下諸作則不免有精思苦鍊之迹方山墨卷亦佳而其餘諸作不免

有發揚蹈厲之氣今觀二公之文各當以墨卷為主蓋我朝自三楊當國所尚文体皆平正渾融謂之臺閣体凡有斧鑿痕未化與怒張之氣未除皆非入彀文字

吾嘗讀道家書有淨明忠孝之說事〻不貪着謂之淨念〻不糊塗謂之明事君而不淨不明不得謂之忠事親而不淨不明不得謂之孝故以淨明為首務只此二字乃是舉業之要領凡胷中有一毫鄙穢有一毫疑惑决不能作好文字切須留意

予在虞山座務既絶諸緣盡省一意作文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口不敢妄言念不敢妄動一題到手輙百慮俱空囫不知我之為文文之為我也一日偶見山中水流風動花放鳥啼忽然有萬物得所之意是日作老者安之二句全借之以寫吾胸中物各付物之趣又有舊仇家當門罵詈家人來報予曰第忍之勿與校頃之彼罵愈厲奔告者接踵予曰以禮謝之不可則閉門以待其定是日作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予即借之以發揮吾遜順忌勢之意予三

十八歲無子思娶一妾應學師月考出有鶩在梁二句即借以發吾家庭處妻妾之道蓋舉身之所遇目之所見愉快愁思周章艱處之事而一寓之于文故用意措詞常在語言文字之外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先生將北行黃見之於閶門舟中先生問汝看吾稿中文字何篇最佳子曰先生刻稿有數種惟五柳堂稿篇〻皆佳先生笑曰韓柳歐蘇文集每人各有數首到家吾文安得篇〻皆善乎亦只有數首可玩耳

予請問先生因舉君子之道費而隱一首指示予曰註言費用之廣也隱体之微也隱即在費中原是顯微無間之理豈可分體用你看下面夫婦聖人鳶魚等皆說費而所以然處則為隱隱原非言語見聞可及者故此作題只宜鋪張費字而于言外見出隱来乃為合式我先提費隱二比次以顯微無間意作二比入題大講云自其散殊者言之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皆於是乎統焉而特不得其故耳茲費也夫固隱之發乎自其流行者言之日月之所

以往来古今之所以流衍皆于是詃焉而特不得其朕耳茲隱也夫固費之藏乎只重講費字而隱字則依稀于意外想像見之欲吐不吐如蜻蜓點水之狀又舉君子務本二句文云註謂凡事專用力于根本事有萬端本惟一致今日凡事豈有一事即有一本乎若務本果在事上着力則有事時有本無事時便無本可務乎予此文以培吾未滋之天蓀吾未萌之体立意蓋既云本立而道生則就未生處着力乃真務本也又舉不遷怒二句云此是顏子心學功夫乃

閔子曾子所不能及者故曰今也則亡若說怒于甲者不移于乙則太粗矣因指傍邊二童子曰如怒此童而移于彼童身上我平生亦未嘗如此況顏子乎吾文云大公以虛其体而不牽于易發之私隨感以安其常而不淆于難制之氣先說太公以虛其体是内不遷于心次說隨感以安其常是外不遷于境程伯子謂氣之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曰不牽于其私不淆于其氣都是摹寫不遷景象至下以云物之所自犯怒之焉耳矣物之既往則與化俱徂固未嘗藏

尋而有所留滯也只就孔顏心學上摹寫並不為註
脚所圍縛而讀之者亦不覺吾悖註蓋無所不通之
謂大為人而有大人風味則上可以陪皇帝下可以
陪乞丐作文而有大方家數則上不為傳註所困下
不為凡俗所嫌吾稿中還有數篇可看吾不盡說破
汝試歸而以此意求之自然玉石分明矣予呈文字三
篇第一首是學而時習之金革先生閱過語予曰註
言人性皆善此句最有理蓋不學而能者性也學則
非性矣吾由學以復其不學之体故須時習〻〻者

時時涵泳此性靈也悅則性靈漸顯矣朋來而樂以此性靈而暢之同類也不知不慍以此性靈而試之逆境也到得君子則由學以造于不學完全是天性用事矣故曰成德汝此作亦儘通暢但未能一線到底只是書意未明理路未熟第二首出辭義斯遠鄙倍矣先生曰辭氣二字並重前輩有氣是經辭是目之說同是一句說話出之以和平之氣則人易從出之以爭戾之氣則人不服故辭之有氣猶顏之有色都要重看漢唐以來諸儒舊註都謂鄙凡陋也倍乎

戾也今朱子連正文改之曰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若言背理則於詞通於氣不通矣汝作全非幸速改之第三首故君子慎其獨也先生曰中庸本文只曰獨註中增獨知字夫不與諸緣作伴不與萬物作對而超然特立于無聲無臭之表故曰獨乃耳目所不到亦心思所不及處纔知便非獨矣汝此文亦沿襲舊見不能擺脫重作三首尋便人寄入京來吾更當為汝筆削也哲人既萎音響猶存追錄遺言亦止十中之一二耳

少山薛先生論文　門人表黄平録

辛亥七月先生自南考功轉浙江提學甫下車即頒

訓戒諄〻教士子者大全謂

祖宗以朱熹一人之説不足以盡六經之旨下詔徵

集群儒脩輯四書五經大全頒行學宫令士子傳習

當時郷會程墨皆愽采儒先之説不拘〻于朱註其

摘詞用意真足以發古先聖賢之精藴近来士風轉

陋文運益卑駕言于尊朱而并朱註亦不復理會束

書不觀猖狂自恣由向来柄文衡者不遵　朝廷訓

與閩文惟取浮華而置理學于度外故相習成風而登詞壇者多由草竊良可深憾茲本道出題必本大全諸儒之說有足以發明孔孟之真傳而訂正朱子之所未盡者諸生能闡發其旨即文不甚工亟置高等不然弗錄也

先生初至湖州出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此題先輩諸變有文原不依本註問禮問官之類謂道本出于聖人所知之外即天聰明之盡者而心思有所不能及意見有所不能到固不得而盡知也諸生

如臧繼芳輩凡預見此文者皆依此立說先生太加稱賞及至嘉興出居敬而行簡二節此題前輩未嘗有文也諸生皆用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發案之日先生呼諸生至前厲聲叱之曰何爾輩之淺陋也仲弓賢者居德行之科身通六藝豈有不識一箇可字之理且同一可字可使南面之可則以為優可也簡之可則以為劣一字而兩解之成何等學問夫子說雍也可使南面猶使漆雕仕只欲行其所學也南面不獨人君之位凡有司臨民者皆南向即今各衙

門皆然豈有聖人而私許其弟子可為人君之理及
問子桑伯子而曰可也簡謂智周萬物不如一愚慱
綜群務不如一約所可者惟簡耳仲弓遂就簡字而
論之謂居敬則可居簡則不可若以可字為有所未
盡之意則仲弓所謂不亦可乎者豈亦有所未盡乎
夫子曰雍之言然不特契其言亦契其心也仲弓不
以所行論簡而以所居別簡之得失其言最為有理
蓋使心而有主則所行之要約皆有精神之貫通而
可以不愧于南面心一懈弛則所行之不煩適足慫

其急荒之習而不可以臨民矣故此句全要重心上
歷揮諸生聞之皆矍然有省而兩浙士風文運寔自
此一振云

文字宜真不宜矯假宜寔不宜靠虛宜雅不宜帶俗
宜清不宜混濁宜暢不宜局促宜顯不宜沉晦宜的
確不宜影響宜警拔不宜卑污宜作不經人道語不
宜拾人口中唾然真不可渦渙企斜寔不可拖泥帶
水雅不可修飾邊幅清不可淺薄無味暢不可浮靡
剏忽顯不可淺近無奇的確處更當脫洒警拔處尤

欲知平雖作不經人道語而句法字法皆要有源流
可一毫杜撰此文章正法眼藏也近來士子既不
識聖賢理趣又不識修詞法度惟在時文中尋幾箇
新解字與奇崛句裝點駕飾以塗人耳目識者視之
如見肺肝徒增厭惡甚有不顧本題而指李呼張蒼
黄或衆不守繩墨而呼神罵鬼逞奇賣俏者皆文魔
華妖也犯者定行黜退戒之
題目自有本等意思善作文者但能熟玩聖賢立言
之意体貼明白信手揮來便是極好文字如畫者不

必和墨紙筆而解衣盤薄蕭然自有真境又如美女入宮不必調脂弄粉而澹掃蛾眉闔宮失色惟其本色高也近来時文專脩詞藻全無体認工夫海内學者皆然而浙江為甚作文全不傷理亦不用意惟妝拾残言剩字裝點成章如講仁則曰惻隱之心慈愛之理講義則曰直方之動裁制之宜講敬則曰顯若之襯威如之言講德則曰躬行之着心得之徵講學則曰遜志之篤時敏之勤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揔之皆陳言腐語可厭可憎如貧家請客借人器皿竭力

供辦而進退粗俗醜態盡見又如倡優衍戲登場歌舞祇欲博人一笑而悲懽離合種種非真令主司觀之不待拆卷尋名而已知為浙江悪套矣今宜痛革此弊全要發揮題意玲瓏透徹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佳境儼然在目而無一毫色相可着昔嚴滄浪謂禪家一味妙悟詩家亦一味妙悟盛唐之詩所以為佳者以其從悟處得来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舉業雖甲亦須凝神定慮用幾個月無滲漏工夫使胸中豁然有省然後從而作文信手拈来頭頭皆是矣所

評既得本莫愁末也

癸丑春先生解任而歸予與陸與中造其廬而就業焉先生相見甚喜接待甚殷與中送文五篇予送三篇先生各隨題批擇備論文章之旨謂文字有正有偏有正中偏有偏中正皆當細辨句句自肺腑流出而字字着題者正也不認題目而修飾文采者偏也通篇摹寫題意而間有出入者此正中偏也專繪飾詞氣而偶有一二語直逼本真者此偏中正也大概只要認題為主倘認真作文而題意看不明白雖幸

而得勝亦非上乘文字如李愬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終是偏師非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復置酒夜坐與中起問做人之道先生曰做人作文皆以求放心為急心是一身之主百骸萬應靡不關焉此心常在腔子內則動而應事必中規矩下筆為文定然可觀時浙代巡某人與先生不甚相合先生指其人而語予曰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斯人官為形役吾不知其人品何若矣因大笑而罷

來斐泉汝賢鄉會皆第二而其文寔得會元正傳予

選貢後舉業頗負盛名自謂海內無與伍者因斐泉尹丹陽持所業見之斐泉閱畢語予曰舉業者雜焉之飾專欲利中耳然文有可魁元者有不可魁元而但可成名者又有文不甚工而極利中者有好文字而必不可中者子之文乃好而不中者也予聞之甚駭請問其故斐泉遂欲邀候上司因約再見而悉言之予一夜不能安寢明晨具衣冠請教斐泉曰業師董中峰乃舉業宗工也童年入京徧謁諸老其所傳授其正有批點程墨一帙開闔啓秘洞示要領凡

文字工拙之由得失之故靡不具備因取一帙授予曰依此必中矣予手錄而熟玩之其所取諸程墨中間多有予所素鄙以為不足採者從頭細閱乃知彼所取者在規矩之中而予所期者在意見之外乃知至奇至妙之理只在尋常說話中而稍涉玄遠者主司不錄也乃知彼為利捷之文予所作者用意雖深而未必利也朝而諷暮而繹出入必攜之年餘始覺吾之文與彼之文同出一轍遂聯捷矣今以授二生可熟復之浙江先年前輩學術純正文章典雅雖語

之學業亦從浙中得來而陵遲至于今日淳龐鄙陋

不復可覩良可嘆也